

研究古典文學要籍

《賦話六種》面世

何君沛雄編著之《賦話六種》，由三聯書店出版，近已在市間推出。余因便得以先睹為快，實三生之幸也。

“賦話”者，乃論說賦的源流、體裁並諸家得失之作。何君此書係有關賦話的叢書，編者校點了清王芑孫《讀賦卮言》、魏謙升《賦品》、劉熙載《賦概》、浦銑《復小齋賦話》，復加上其宗師饒宗頤先生的《選堂賦話》和自己的《讀賦零拾》，共凡六種，一併匯編。全書資料豐富，見解卓著，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、尤其是賦的歷史之不可多得的要籍。

憶昔余亦嘗從師習賦，每讀及曹植的“浮長川而忘反，思緜緜而增慕。夜耿耿而不寐，露繁霜而至曙”（《洛神賦》），陶淵明之“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。寔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”，往往拍案叫絕，歎為觀止。然因任意泛讀，於古賦之源流、結構、聲律、情韻乃至優劣，則不甚了了。仔細拜讀《賦話六種》一書，獲益匪淺，乃知魏晉之賦上承荀卿、屈原及漢代諸大家，而又有所變化發展。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，賦實一源遠流長之重要文體，自有其獨特之地位。近代國學大家王國維將漢賦與唐詩、宋詞並列不為無因，其見良是。

唯近世以來，某些治文學史者往往因漢賦過於講究辭采，六朝以降又日趨綺靡，重形式輕內容，遂極力貶低其價值，甚至把漢賦諸大家統斥為“宮廷文學”，反現實主義的“逆流”，等等。此誠非持平公允之論。

班固云：“賦者，古詩之流”。詩言志，賦亦言志。自荀、屈以後，諸家之賦不乏憤世嫉俗之作，深寓諷諫之意，非徒歌功頌德、無病呻吟耳。

即就漢賦大家而言，若司馬相如，雖難免“歌功頌德”之嫌，然其時適值漢武鼎盛，也只有《上林賦》那樣磅礴的氣勢，方能反映西漢太平盛世的全貌。況古代詩詞文人之佼佼者，哪個不抱忠君報國的思想？只不過各自時代、境遇不同，其創作傾向亦異。故未可因司馬相如是“太平”文人而過分苛責，亦不能因其作品艱澀難讀而否定他的才華。誠如司馬遷所云：“相如雖多虛詞濫說，然其要歸，引之節儉，此與詩人之諷諫何異？”可見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等賦，也寓有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詣，更遑論諸多漢賦鴻構，為後世保存了彌足珍貴的豐富史料了。

倘因漢賦的一些缺陷，或後世效顰增醜，遂致輕視賦這種千古流存之文體，不願對之作深入之研究，則不啻因噎廢食。乃饒、何二位，師徒兩代一脈相承，孜孜潛心於歷代賦史，躬自著書立說，用力良深。今復整理舊籍，蔚然成編，以饗同好。此實乃力挽狂瀾之舉，功德無量之業。

謂予不信，請君隨便購來一冊，所獲定當千百倍於擲出之十數金也！

（以南溟子為筆名，刊於1983年2月24日《新晚報》）